

四部文明

西安曲江文化產業投資集團支持

文懷沙主編

隋唐文明卷



(三十)

陝西震旦漢唐研究院 編纂
陝西人民出版社

Z42
1
(4:30)

四部文明

文懷沙主編

隋唐文明卷

三十

陝西震旦漢唐研究院 編纂
陝西人民出版社

隋唐文明

第三十卷目錄

隋唐史部書錄四

資治通鑒補隋唐紀八十九卷（卷二百七十七至二百六十五）（二）（卷二二一至二六五）

〔明〕嚴衍撰

三

隋唐史部書錄

四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二十一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三十七 起乾元二年盡上元元年凡二年

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宣皇帝下之上

乾元二年春正月己巳朔史思明築壇於魏州城北自稱大聖

燕王以周勢為行軍司馬考異曰河洛春秋作周為至那志作周至西傳作周費今從實錄李光

弼曰思明得魏州而按兵不進此欲使我懈惰而以精銳掩我不

備也請與朔方軍同進魏城求與之戰彼懸嘉山之敗嘉山之敗事見二百

十八卷至德元載必不敢輕出得曠日引久則鄰城必拔矣慶緒已死彼

則無辭以用其眾也魚朝恩以為不可乃止 戊寅上祀九宮貴

神用王璵之言也 乙酉耕籍田 鎮西節度使李嗣業攻鄴城

為流矢所中數日創欲愈臥於帳中忽聞金鼓之聲知與賊戰而

病不能起因發憤大叫創復裂流血數升丙申薨兵馬使荔非元

禮代將其眾初嗣業表段秀實為懷州長史知留後事李嗣業以兵屯懷州會師段秀實時諸軍屯戊日久財竭糧盡秀實獨運芻粟以設秀實知留後事

募兵市馬以奉鎮西行營相繼於道 二月壬子月食既先是百

官請加皇后尊號曰輔聖上以問中書舍人李揆對曰自古皇后

無尊號惟韋后有之豈足為法上驚曰庸人幾誤我會月食事遂

寢后與李輔國相表裏橫於禁中干豫政事請託無窮上頗不悅

而無如之何 上憂天下之亂問于國子博士蘇源明源明薦

前進士元結召見問救時之道結上時議曰往年逆賊東窮海南

險淮漢西抵函秦北徹幽都常時之禍可謂劇矣天子獨以匹馬

至靈武合弱旅勦強寇曾不踰時摧銳壤凶復兩京收河南何其

易邪乃今河北茲逆不盡山林江湖亡命尚多盜賊數犯州縣百

姓轉徙踵繫不絕將士臨敵而奔竄人逃逃不出陛下往在靈武

鳳翔無今日勝兵而能殺敵無今日檢禁而無亡命無今日威令而盜賊不作無今日財用而百姓不流無今日爵賞而將士不散無今日朝廷而賢者思仕何哉此無他前日天子痛陵廟傷汙悵上皇南幸悼宗戚見屠側身勤勞不憚親撫士卒與人權位信而不疑渴問忠直過弗諱改此所以弱能制強危能取安之由也今天子重城深宮燕和而居凝冕大昕纓佩而朝太官具味視時而獻太常備樂和聲以薦國機軍務參譚乃進百姓疾苦時有不聞廢芻蕘馬官竊美女與服禮物休符瑞牒日月充備朝廷歌盛德頌大業者聽而不厭四方貢賦爭上尤異諸臣頓首怡愉天顏文武大臣至于庶官皆權賞踰望此所以強不能制弱安不能定危也韋若陛下處今日之地能如靈武之時何寇盜之足虞哉上覽疏大悅曰卿能破朕憂懼授右金吾兵曹參軍攝監察御史結少不羈十七乃折節向學事從兄從弟天寶十二載舉進士會天下亂浮沈人間至是而出告元子十篇管遊亂入倚門嗣稱焉子後從家直稱浪士及有官人以為浪者沒為官乎呼為浪郎客樊上漁者相與為浪者又曰公之為浪者乎公漫久矣浪初發官遊 郭子儀等九節度使圍鄴城築壘再重穿堽三重壘渾水灌之城中井泉皆溢橫機而居自冬涉春安慶緒堅守以待史思明食盡采斗直錢七萬一鼠直錢四千潤牆薙及馬矢以食馬

先以麥糶士樂屬今關急之人皆以爲克在朝夕而諸軍既無
統帥進退無所稟城中人欲降者礙水深不得出城久不下上下
解體思明乃自魏州引兵趣鄴使諸將去城各五十里爲營每營
擊鼓三百面遙脅之又每營選精騎五百日於城下抄掠官軍出
輒散歸其營諸軍人馬牛車日有所失樵採甚艱盡備之則夜至
夜偷之則盡至時天下饑饉轉餉者南自江淮西自并汾舟車相
繼思明多遣壯士竊官軍裝號督趣運者責其稽緩妄殺戮人運
者駭懼舟車所聚則密縱火焚之往復聚散自相辨識而官軍邏
捕不能察也由是諸軍乏食人思自潰思明乃引大軍直抵城下
官軍與之刻日決戰三月壬申官軍步騎六十萬陳於安陽河北
途水運安陽縣而
車載之安陽河思明自將精兵五萬敵之諸軍望之以爲趙軍
奮治通鑑補卷一百一十七 唐紀三十七 三

未介意思明直前奮擊李光弼王恩禮許叔冀魯光與之戰殺
傷相半魯光中流矢郭子儀承其後未及布陳大風忽起吹沙拔
木天地晝晦咫尺不相辨兩軍大驚官軍潰而南賊潰而北棄甲
仗輜重委積於路子儀以朔方軍斷河陽橋保東京戰馬萬匹惟
存三千甲仗十萬遺棄殆盡東京士民驚駭散奔山谷閉守崔圓
河南尹蘇震等官吏南奔襄鄆諸節度各潰歸本鎮士卒所過剽
掠吏不能止旬日方定惟李光弼王恩禮整勒部伍全軍以歸
日郭志曰史思明自稱燕王前兵馬使思明曰思明果反蓋
蓋則也安有諸節于國家因曰左武鋒使僕固懷恩思恩思色變於
懷之三月六日思明輕兵抵相州郭公率諸軍張之戰于萬金驛
賊分馬軍逐而西郭公使僕固懷恩以諸軍馬軍逐之思
遇思恩思恩曰懷恩之呼曰吳思恩思恩以諸軍馬軍逐之思
疑懷恩爲變遂脫身先去郭公相率潰于城下今從懷恩
河陽將謀城守師人相驚又奔缺門水經注潁水出宏農潁也縣
南又東經新安縣故城南又

東遷千秋亭南又東還缺門山諸將繼至及數萬議捐東京退
山阜之不接者里餘故得是名諸將繼至及數萬議捐東京退
係蒲陝都虞候張用濟曰蒲陝存飢不如守河陽賊至併力拒之
子儀從之使都遊弈使靈武韓遊瓌將五百騎前趣河陽用濟以
步卒五千繼之周摯引兵爭河陽後至不得入而去用濟役所部
兵築南北兩城而守之段秀實帥將士妻子及公私輜重自野成
渡河待命於河清之南岸野成即野水渡置戍守之因謂之野成
年置八年省咸亨四年復分河南洛陽鄭安王屋洛陽河陽大基
先天元年更名河清荔非元禮至而軍焉
諸將各上表謝罪上皆不問惟削崔圓階封貶蘇震爲濟王府長
史削銀青階上第也史思明審知官軍潰去自沙河收整士眾還
屯鄴城南沙河縣隋分龍岡縣置唐屬安慶緒收子儀營中糧得
六七萬石與孫孝哲崔乾祐謀閉門更拒思明諸將曰今日豈可
奮治通鑑補卷一百一十七 唐紀三十七 四

復背史王乎思明不與慶緒相問又不南追官軍但日於軍中饗
士張通儒高尙等言於慶緒曰史王遠來臣等皆應迎謝慶緒曰
任公整往思明見之涕泣厚禮而歸之經三日慶緒不至思明密
召安太清令誘之慶緒密盛不知所爲乃遣太清上表稱臣於思
明請待解甲入城奉上璽綬思明省表曰何至如此因出表偏示
將士咸稱萬歲乃手疏唁慶緒曰信而不稱臣且曰願爲兄弟之
國更作藩籬之援則足而立猶或庶幾北面之禮固不敢受并封
表還之慶緒大悅因請歃血同盟思明許之慶緒以三百騎詣思
明營思明令軍士擐甲執兵以待之引慶緒及諸弟入至庭下慶
緒再拜稽首曰臣不克荷負棄失兩都久陷重圍不意大王以太
上皇之故慶緒南移山還垂救援使臣應死復生糜項至踵無以

報德思明忽震怒曰棄失兩都亦何足言爾爲人子殺父奪其位天地所不容吾爲太上皇討賊豈受爾佞媚乎卽命左右牽出并其四弟及高尙孫孝哲崔乾祐皆殺之張通儒李庭望等悉授以官思明勒兵入鄴城收其士馬以府庫賞將士慶緒先所有州縣及兵皆歸於思明遣安太清將兵五千取懷州因留鎮之思明欲逐西略虛根本未固乃留其子朝義守相州引兵還范陽 甲申回紇骨噶特勒帝德等十五人自相州奔還西京上宴之於紫宸殿宋敏求長安志云宣政殿北曰紫宸殿門內有紫宸殿卽內殿之正殿賞賜有差庚寅骨噶特勒等辭還行營 辛卯以荔非元禮爲懷州刺史權知鎮西北庭行營節度使元禮復以段秀實爲節度判官 甲午以兵部侍郎呂誼同平章事乙未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苗晉卿爲太子太傅王瑱爲刑部尚書皆能政事以京兆尹李峴行吏部尚書中書舍人兼禮部侍郎李揆爲中書侍郎及戶部侍郎第五琦並同平章事上於峴恩意尤厚峴亦以經濟爲己任軍國大事多獨決於峴於是京師多盜李輔國請選羽林騎士五百以備巡邏李揆上疏曰昔西漢以南北軍相制故周勃因南軍入北軍遂安劉氏皇朝置南北牙文武區分以相伺察今以羽林代金吾警夜忽有非常之變將何以制之乃止 金吾衛屬南牙羽林屬北牙金吾衛掌巡邏丙申以郭子儀爲東畿山東河東諸道元帥權知東京留守 東畿京畿山東河東河北河東自蒲絳北至并代以河西節度使來瑱行陝州刺史充陝統華州節度使 來瑒討河西本行而相州師敗 夏四月庚子澤潞節度使王思禮破史思明將楊旻於潞城東 潞城縣屬鄆州隋開皇十六年置春

太子詹事李輔國自上在靈武判元帥行軍司馬事侍直帷幄宣傳詔命四方文奏寶印符契及夕軍號一以委之及還京師專掌禁兵常居內宅 內宅在禁中輔制敕必經輔國押署然後施行宰相百司非時奏事皆因輔國問白承旨常於銀臺門決天下事 漢後六典大明官制有左右銀臺門直紫宸殿之西又考開本大明官制有左右銀臺門直紫宸殿內侍則省廷英殿光祿門而後至紫宸殿自左銀臺門西入歷溫室浴堂殿殿後至紫宸殿紫宸殿在宣政殿後當大明宮正中右銀臺門在宣城西而左銀臺門在宣城東面以也紫宸殿之正事無大小輔國口爲制敕寫付外施行事畢問奏又置察事數十人潛令於人間聽察細事卽行推案有所追索諸司無敢拒者御史臺大理寺重囚或推斷未畢輔國追詣銀臺一時縱之三司府縣鞠獄皆先詣輔國咨稟輕重隨意稱制敕行之

莫敢違者宦官不敢斥其官皆謂之五郎 設正通鑑原文此下自執子弟禮謂之五父十七字雖本新舊李輔國傳考漢之生平雖有忌嫉呂氏之事爲士論所不滿亦未聞其庸陋一至于此況上文旣言輔國欲以羽林騎士爲巡邏按正義以移之則豈有執子弟之禮者而相爲水火如是故刪之及李峴爲相於上前叩頭論制敕皆應由中書出且陳輔國專權亂政之狀上感寤賞其正直以輔國行事多所變更罷其察事輔國由是讓行軍司馬請歸本官 本官太子詹事上不許制比緣軍國務或宣口敕處分諸色取案及杖配囚徒自今一切並停如非正宣並不得行正宣命凡出宣命有底在中 中外諸務各歸有司英武軍度候及六軍諸使諸司等比來或因論議驕自迫攝英武軍度候財生手也門六軍也諸使內諸司也今須一切經英武軍度候如所由處斷使也諸司內諸司也今須一切經英武軍度候如所由處斷不平聽具狀奏聞諸律令除十惡殺人姦盜造偽外餘煩冗一切

刪除仍委中書門下與法官詳定聞奏輔國由是忌視 甲辰置

陳鄭節度使以鄧州刺史魯吳為之以徐州刺史尚衡為青

密七州節度使七州青密登以與平軍節度使李興兼豫許汝三

州節度使仍各於境上守捉防禦陳鄭舊屬此未嘗置節鎮魯吳

自彭城升統之與平軍本置子孫州始平縣李興時在行

營使統深計汝三州此皆屬分鎮非有一定規模也 九節度

之潰於相州也魯吳所部兵剽掠尤甚聞郭子儀退屯河上李光

弼還太原吳惡懼飲藥而死 史思明自稱大燕皇帝改元順天

考與作唐天皇帝注曰河洛春秋日上元二年春二月思明懷西

侵之謀處北地之變乃令男劉武周穿州城自領士馬歸范陽因

僭號大燕元元年春正月一日思明稱燕王

元年柳琛正問位歷思明有燕天元年一說未前門紀亂思明既

殺烏承恩不稱家正朔亦不受唐封號唐元元年六月于開元

辛氏為皇后太子朝與為皇太子長子朝義為太子六月于開元

資治通鑑補唐紀三十七 思補

寺造塔改寺名為順天上元二年正月癸卯思明大赦改元應天

寶曆云正月立年號河洛春秋云上元三年帝號順天紀亂云立

朝與為太子思明欲立太子為太子左右其謀故順天元年立

之紀亂云于時已立太子太子謀也案長歷四月丁酉順天元年

其妻辛氏為皇后子朝義為懷王以周擊為相李歸仁為將改范

陽為燕京諸州為郡 戊申以鴻臚卿李抱玉為鄭陳穎毫節度

使抱玉安興貴之後也 安興貴見一百八十 為李先鄉神將屢有

戰功自陳昭與安祿山同姓故賜姓李氏 回紇毗伽闕可汗卒

長子崇讓先遇殺國人立其少子是為登里可汗回紇欲以富國

公主為殉公主曰中國人屠死朝夕臨喪期三年此終禮也回紇

慕中國之俗故娶中國女為婦若欲從其本俗何必結昏萬里之

外邪然亦為之勢面而哭 漢北之俗死者停屍於屋下孫及親屬

馬七匹詣帳門以刀剪面且哭 鳳翔馬坊押官為劫押官者管

血派俱流如斯者七度乃止

天興尉謝夷甫捕殺之天興縣本古雍縣至德二載改曰

訟冤李輔國素出飛龍殿飛龍小兒為之上誣賊監察御史孫奎

鞠之無冤案又使御史中丞崔伯陽刑部侍郎李暉大理卿權

獻鞠之此唐制所罰與參同猶不服又使侍御史太平毛若虛鞠

之太平縣屬梓州魏太武帝置太平縣若虛值巧士希輔國意歸罪

夷甫伯陽怒召若虛詰責欲劾奏之若虛先自歸于上上詔若虛

於簾下伯陽尋至言若虛附會中人鞠獄不直上怒叱出之伯陽

貶高要尉獻貶桂陽尉桂陽縣屬隋與鳳翔尹激向皆貶嶺下

尉尉下謂度嶺南下諸縣史失職參除名長流播州吏部尚書同

平章事李峴奏伯陽無罪賈之太重上以為朋黨五月辛巳貶峴

蜀州刺史考異曰代字峴等云有盜發蜀郡管在北軍者謂趙

資治通鑑補唐紀三十七 思補

皆貶官今從史記云峴等紀傳右散騎常侍韓瑛本入對上謂之

曰李峴欲專權今貶蜀州朕自覺用法太寬對曰李峴言直非專

權陛下寬之祇益聖德耳若庶尋除御史中丞威振朝廷 壬午

以滑潯節度使許叔冀為汴州刺史充滑汴等七州節度使新舊

武并滑潯節度使治滑州 以試汝州刺史劉展為滑州刺史充副使

額州五州滑潯許叔冀 以試汝州刺史劉展為滑州刺史充副使

六月丁巳分刺方道邠等九州節度使方道邠開元九年置

大都護府夏竦總銀青光祿大夫開元二年三月受命城十年

鄭坊丹延會州十二州以兵長二州隸度州安樂兵樂二州隸

原州天寶元年增置鄜州乾元元年分隸北都護府隸勝州

慶坊鄆丹延隸鄆州節度使開元十三年以神策軍

改曰 觀軍容使魚朝恩惡郭子儀因其收短之於上秋七月上

召子儀還京師以李光弼代爲朔方節度使兵馬元帥考異曰郭
肅宗使丞相張公錫東都慰勉諸軍郭公陳休於軍張公不坐而
去軍中不悅則非流議居十日中使追郭公於驛張公傳曰六月
公朝於京師三請元帥上許之乃郭李光弼代公爲副使公別傳
曰五月李光弼代子儀爲朔方節度使郭公爲副使七月陸贄王
係爲元帥士卒涕泣進中使請留子儀子儀給之曰我餞中使耳
未行也因躍馬而去光弼願得親王爲之副幸已以趙王係爲天

下兵馬元帥光弼副之考異曰舊傳思明繼兵河南加光弼太尉

元帥以東師之新傳云常侍諸將皆以光弼兼幽州大都督府

長史知諸道行營事又代子儀爲朔方節度使未幾爲天下

兵馬副元帥兼朔方光弼加太尉中書令在上元元年破史思明

後爲幽州都督在此年八月其代子儀爲朔方節度使無日月制

辭云宜副出車之命仍改仍以光弼知諸節度行營光弼以河東

騎五百馳赴東都夜入其甲光弼治軍嚴整始至號令一施士卒

望風旌旗精采皆變是時朔方將士樂子儀之寬禪光弼之嚴左

資治通鑑補卷三十一 唐紀三十七 九

廂兵馬使張川濟屯河陽光弼以徵召之用濟曰朔方非叛軍也

乘夜而入何見疑之甚郭與諸將謀以精銳突入東京逐光弼請

子儀命其士皆被甲上馬銜枚以待都知兵馬使僕固懷恩曰郭

城之潰郭公先去朝廷責帥故罷其兵柄今逐李公而肅請之是

反也其可乎石武鋒使康元寶曰君以兵請郭公朝廷必疑郭公

諷君爲之是破其家也郭公百口何負於君乎用濟乃止光弼以

數千騎東出汜水用濟單騎來謁光弼責用濟召不時至斬之命

部將辛京杲代領其眾考異曰舊傳曰用濟承子儀之寬禪光弼

以數千騎出汜水用濟單騎來謁光弼責用濟召不時至斬之命

辛京杲代之復追郭公使僕固懷恩懷恩先朝而郭公受

命以河東馬軍五百騎至東都夜入其軍張用濟在河陽請之曰

朔方軍非叛人也何其疑之甚微率精騎突入東都逐李公請郭

公李公知之遂重東都表請郭公於河陽冬十月思明引眾渡河

李公曰思明渡河必陷洛城我當守武牢關易兵於廣武以待之
遂引兵東出師汜水驛徽道則郭將用濟於後至李公數其罪而
執之以平京杲代領其眾則日引軍入河陽榮
實錄此月光弼爲朔方元帥九月始移軍河陽耳僕固懷恩繼至光
弼引坐與語須臾聞者白稱渾五百騎至矣考異曰舊傳光弼變
色懷恩走出召麾下將賜賁之曰語汝勿來何得同違光弼曰士
卒贖將亦復何罪命給牛酒以潞沁節度使王思禮王忠嗣

三州史或爾澤兼太原尹充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代李光

關之敗思禮馬中矢而斃有騎卒盤屋張光晟下馬授之問其姓

名不告而去思禮陰識其狀貌求之不獲及至河東或譖代州刺

史河西辛雲京雲京蘭州京人屬河西路思禮怒之雲京懼不知所出光晟

時在雲京麾下曰光晟嘗有德於王公必爲使君解之雲京喜而遣

徵耳今使君有急光晟請往見王公必爲使君解之雲京喜而遣

資治通鑑補卷三十一 唐紀三十七 十

之光晟謂思禮未及言思禮識之曰噫子非我故人乎何相見之

晚郭光晟以實告思禮大喜執其手流涕曰吾之有今日皆子之

力也吾求子久矣引與同榻坐約爲兄弟光晟因從容言雲京之

冤思禮曰雲京過亦不細今日特爲故人捨之即日擢光晟爲兵

馬使贈金帛田宅甚厚辛卯以朔方節度副使殷中監僕固懷

恩兼太常卿進爵大衛郡王懷恩從郭子儀爲前鋒勇冠三軍前

後戰功居多故實之八月乙巳襄州將康楚元裴嘉延據州作

亂刺史王政奔荊州楚元自稱南楚霸王考異曰舊傳回紇

以帝國公主無子臨歸丙辰至京師戊午上使將軍曹日昇往

襄州慰諭康楚元貶王政爲饒州長史以司農少卿張光奇爲襄

州刺史楚元不從壬戌以李光弼爲幽州長史河北節度等使

使之收復河 九月甲午張嘉延襲破荊州荆南節度使杜鴻漸

北及陸燕也 棄城走澄朗郢峽歸等州官吏節之爭據宜山谷

變城忠貞 戊辰更令絳州鑄乾元重寶大錢

絳州之鑄三十其餘諸道或屬江嶺 加以重輪一當五十

分文亦曰乾元重寶背之外 號重輪錢在京百官先以軍旅皆無

作廢至是始以新錢給其冬料 丁亥以太子少保崔光遠為荆

襄招討使充山南東道處置兵馬都使以陳顥為中節度使王仲

昇為中河等五州節度使知淮南西道行營兵馬

五 史思明使其子朝清守范陽命諸郡太守各將兵二千從已

向河南分為四道使其將令狐彰將兵五千自黎陽濟河取滑州

思明自濮陽史朝義自白馬周擊自胡良濟河

黃帝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一 唐紀三十七 生

則賊勢益張矣不若移軍河陽北連澤潞利則進取不利則退守

表裏相應使賊不敢西侵此積臂之勢也

朝廷之禮光弼不如公論軍旅之事公不如光弼陞無以應判官

韋損曰東京帝宅侍中奈何不守光弼曰守之則汜水嶺嶺龍門

皆應置兵 汜水有城即之險嶺嶺 子為兵馬判官能守之乎遂移

牒留守韋陟使帥東京官屬西入關牒河南尹李若幽使帥吏民

出城避賊空其城光弼帥軍士運油鐵諸物詣河陽為守備光弼

以五百騎殿時思明游兵已至石橋諸將謂曰今自洛城南北乎

當石橋而進乎光弼曰當石橋而進

黃帝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一 唐紀三十七 生

支十日光弼接關守備部分士卒無不嚴辦

黃帝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一 唐紀三十七 生

析支不日可至御史大夫王元志歷來關隘幽都汝州刺史田南
 金隴關口遇二室鄧景山渡淮泗慨然而西狂賊失勢登于嶺山
 之下北不敢踰孟津東不敢過張子計日反接而至矣陛下不坐
 而受之乃欲親征徇一朝之怒哉監察御史元結亦建言賊銳不
 可與爭鋒宜折以謀上乃止 史思明引兵攻河陽使驍將劉龍
 仙詣城下挑戰龍仙恃勇舉右足加馬鬣上慢罵光弼光弼顧諸
 將曰誰能取彼者僕固懷恩請行光弼曰此非大將所為左右言
 裨將白孝德可往光弼召問之孝德請行光弼問須幾何兵對曰
 請挺身取之光弼壯其志然固問所須對曰願選五十騎出壘門
 為後繼兼請大軍助鼓譟以增氣光弼撫其背而謂之孝德挾二
 矛策馬亂流而進日龍 半涉懷恩賀曰克矣光弼曰鋒未交何

資治通鑑補 唐紀三十七 唐元二年 唐紀三十七 唐元二年

以知之懷恩曰觀其攬轡安閒知其萬全龍仙見其獨來甚易之
 稍近將動孝德搖手示之若非來為敵者龍仙不測而止去之十
 步乃與之言龍仙慢罵如初孝德息馬良久思馬者使馬力 因嘆
 曰謂曰賊識我乎龍仙曰誰也曰我白孝德也龍仙曰是何狗彘
 孝德大呼連矛躍馬搏之城上鼓譟五十騎繼進龍仙矢不及發
 環走隄上孝德追及斬首攜之以歸賊眾大駭孝德本安西胡人
 也思明有良馬千餘匹每日出於河南渚浴之循環不休以示多
 光弼令索軍中牝馬得五十匹繫其駒於城內俟思明馬至水際
 盡出之馬嘶不已思明馬悉浮渡河一時驅之入城思明怒列戰
 船數百艘泛火船於前而隨之欲乘流燒浮橋光弼先貯百尺長
 竿數百枚以巨木承其根植裏鐵又置其首以迎火船而又之船

不得進須臾自焚盡又以叉拒戰船於橋上發礮石擊之中者皆
 沈沒賊不勝而去思明見兵於河清杜佑曰河清縣南臨黃河 欲絕光弼糧道
 光弼軍於野水渡以備之既夕還河陽留兵千人使部將雍希顥
 守其柵曰賊將高庭暉李日越喻文景皆萬人敵也思明必使一
 人來劫我我且去之汝待於此若賊至勿與之戰降則與之俱來
 諸將莫喻其意皆竊笑之既而思明果謂李日越曰李光弼長於
 憑城今出在野此成擒矣汝以鐵騎行濟為我取之不得則勿返
 日越將五百騎晨至柵下希顥阻壕休卒吟嘯相視曰越怪之問
 曰司空在乎曰夜去矣兵幾何曰千人將為誰曰雍希顥日越默
 計久之謂其下曰今失李光弼得希顥而歸吾死必矣不如降也
 遂請降希顥與之俱見光弼光弼厚待之任以心腹高庭暉聞之

資治通鑑補 唐紀三十七 唐元二年 唐紀三十七 唐元二年

亦降或問光弼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此人情耳思明常恨不得
 野戰聞我在外以為必可取日越不獲我勢不敢降不降何待庭
 暉才勇過於日越聞日越被寵任必思奪之矣庭暉時為五臺府
 果毅代州有代州有 己亥以庭暉為石武衛大將軍率諸將大將軍則三
 品矣考殿日新傳曰上元元年光弼降賊將高庭暉李日越等此月
 己亥高庭暉降賊將高庭暉也丁巳李日越又授特進是此月
 皆已降新傳曰高庭暉上元二年三月思明引眾南去使子朝義
 河陽四月二日思明陷洛陽上元元年思明遣兵於河陽言曰
 我且渡河絕糧道三城食盡不攻自下李公問之 思明復攻河
 陽於野水渡既夕還軍與實錄亦相違今從實錄 思明復攻河
 陽光弼謂鄭陳節度使李抱玉曰於時鄭州已沒 將軍能為我守南
 城三日乎抱玉曰過期何如光弼曰過期而救不至任棄之抱玉
 許諾時賊將周摯攻南城抱玉勒兵拒守城且陷抱玉給之巨吾
 糧盡明日當降賊喜斂軍以待之抱玉繕完城備明日復請戰賊

怒急攻之抱玉出奇兵表裏夾擊殺傷甚眾董泰從思明寇河陽

夜帥其眾五百按柵突圍降於光弼時光弼自將屯中渾城外置

柵柵外皆堦深廣二丈中河起石郭築城以衛河橋。薛音但。乙巳周摯拾南城併

力攻中渾光弼命茲非元禮出勦卒於羊馬城以拒賊城外則築羊馬城。光弼自於城東北隅建小朱旗以望賊賊恃其眾直進

逼城以車載攻具自隨齊眾填堦三面各入道以過兵又開柵爲

門光弼望賊逼城使問元禮曰中丞視賊填堦開柵過兵宴然不

動何也元禮曰司空欲守乎戰乎光弼曰欲戰元禮曰欲戰則賊

爲我填堦何爲禁之光弼曰善吾所不及勉之元禮俟柵開帥敢

死士突出擊賊賊御走數百步元禮度賊陳堅未易摧陷乃復引

退須其怠而擊之光弼望元禮退怒遣左右召欲斬之元禮曰戰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一十一唐紀三十七忠思謙

正急召何爲請破賊以見乃退入柵中賊亦不敢逼良久宿麾下

曰向公來召殆欲斬吾爾死有名無庸受戮乃鼓譟出柵門下馬

持刀瞋目直前率銳士堵進左右奮擊一當數人斬賊數百級賊

眾潰周摯復收兵趣北城光弼遣帥眾入北城登城望賊曰賊兵

雖多據而不整不足畏也不過日中保爲諸君破之乃命諸將出

戰及期不決召諸將問曰向來賊陳何方最堅曰西北隅光弼命

其將郝廷玉當之廷玉請騎兵五百與之三三百又問其次堅者曰

東南隅光弼命其將論惟貞當之惟貞請鐵騎三百與之一百光

弼令諸將曰爾曹望我旗而戰吾殿旗緩任爾擇利而戰陸音占

吾急殿旗三至地則萬眾齊入死生以之少退者斬又以短刀置

韞中韞與韞同音名曰韞才胡服趙武靈王所作實錄曰胡服也趙武靈王好胡服常習韞以黃皮爲之後袖以長鞭單戎通

服唐馬周殺其勳加以毀覆開元中裴叔孫以羊爲之懸像加以

帶子裝束故事胡易之服不許著入殿省至馬周加飾乃許之○

勳音曰戰危事吾國之三公不可死賊手萬一戰不利諸君前死

於敵我自到於此不令諸君獨死也諸將出戰頃之廷玉奔還光

弼望之驚曰廷玉退吾事危矣命左右取廷玉首廷玉曰馬中箭

非敢退也使者馳報光弼令易馬遣之僕固懷恩及其子開府儀

同三司瑒戰小卻光弼又命取其首懷恩父子願見使者提刀馳

來更前決戰光弼連處其旗諸將齊進致死呼聲動天地賊眾大

潰斬首千餘級捕虜五百人溺死者千餘人周摯以數騎遁去擒

其大將徐瑒王李泰授其河南節度使安太清走保懷州思明不

知摯敗尙攻南城光弼驅俘囚臨河示之乃遁丁巳以李日越爲

右金吾大將軍 耶蘭嘉眉濫戎等州蠻反南州漢牛犢廣都之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一十一唐紀三十七忠思謙

安縣及武康郡諸蠻部以縣屬焉 十一月甲子以殺中監董泰

郡亡齊初分諸蘭州餘注見前 爲陝西神策兩軍兵馬使賜姓李名忠臣 康楚元等眾至萬餘

人商州刺史充荆襄等道租庸使韋倫發兵討之駐於鄠之境招

諭降者厚撫之伺其稍怠進軍擊之生擒楚元其眾遂潰得其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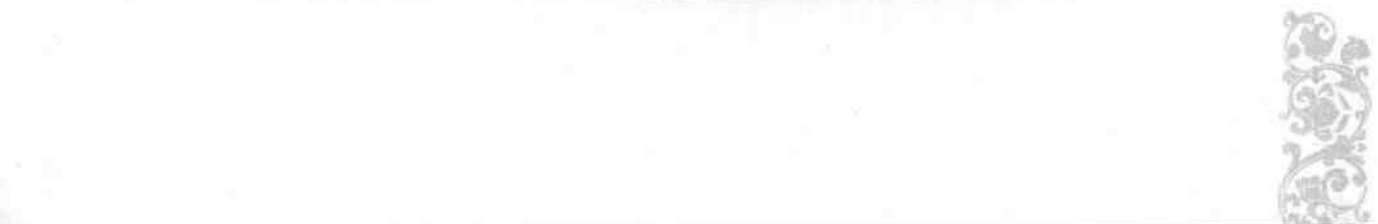
掠租庸二百萬緡荆襄舊平倫見素之從弟也時唐鄠之閒暴骨

如莽山南節度參謀元結敘而瘞之於沁南名曰哀邱 發安西

北庭兵屯陝以備史思明 第五琦作乾元錢重輪錢與開元錢

三品並行民爭盜鑄貨輕物重穀價騰踊餓殍相望上言者皆歸

咎於琦庚午貶琦忠州長史忠州漢臨江縣江州縣地屬臨江



台要開元二十五年監奏御史羅文信充諸
道按察使其後楊慎矜相繼為之 晏善治財利故用之

初上皇封泰山晏始八歲胤領行在上皇奇其幼命宰相張說試

之說曰國之瑞也即授太子正字公卿邀請秀午號稱神童名震

一時嘗召入宮楊貴妃置之膝上親為畫眉總稱上皇問曰卿為

正字正得幾字晏曰天下字皆正惟朋字未正蓋護帝左右多邪

人也及長居官所至有惠利可紀民皆刻石以傳 六月甲子桂

州經略使邢濟奏破西原蠻二十萬斬其帥黃乾曜等 西原蠻

之俗也其地西有雷氏相承為豪又有黃氏居廣德洞其間也其

地西有雷氏相承為豪又有黃氏居廣德洞其間也其

十餘里又漢章周 三品錢行浸久屬荒荒米斗至七千錢人相

食京兆尹鄭叔清捕私鑄錢者數月聞粉死者八百餘人不能禁

乃敕京畿開元錢與乾元小錢皆常十其重輪錢當三十諸州更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一 唐紀三十七 十一 思誠題

後進止是時史思明亦鑄順天得一錢 史思明得一元實錢徑

長許之北改其 一常開元錢百賊中物價尤貴祿祿書少監曹王

阜事母太妃鄭以孝聞既歲物價度祿不足以養親重請外官

不允乃故氏輕法貶溫州長史俄攝州事州有官粟數十萬斛旱

欲行賑掠吏叩頭乞候旨早曰人日不再食則死何暇稟命哉苟

殺我而活眾其利大矣乃盡散之然後自劾上聞而嘉之皇明之

元孫也 甲申與王佑亮偕張后長子也幼曰定王伺張后以故

敏微危太子太子常以恭遜取容會他範伺幼太子位遂定

乙酉鳳翔節度使崔光遠被兇於普潤 普潤縣屬鳳州府漢社

思明之兵於鄭州 上皇愛興慶宮自蜀歸即居之 事見上卷上

時自夾城往起居 夾城開元二十年所築 上皇亦開至大明宮左龍武大將

軍陳元禮內侍監高力士久侍衛上皇上文命玉真公主如仙媛

考異曰常侍言作九仙媛唐歷作九 內侍王承恩魏悅及梨園

公主女嫁今從新舊傳蓋舊宮人也

弟子常娛侍左右上皇多御長慶樓父老過者往往呼萬歲

上皇常於樓下置酒食賜之又嘗召將軍郭英乂等上樓賜宴有

劍南奏事官過樓下拜舞上皇命玉真公主如仙媛為之作主人

李輔國素微賤雖暴貴用事上皇左右皆輕之輔國意恨且欲立

奇功以固其寵乃言於上曰上皇居興慶宮日與外人交通陳元

禮高力士謀不利於陛下今六軍將士盡聽武動臣皆反不安

臣曉諭不能解不敢不以聞上泣曰聖皇慈仁豈容有此 帝上上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一 唐紀三十七 十一 思誠題

曰聖皇 對曰上皇固無此意其如聖小何陛下為天下主當為社

稷大計消亂於未萌豈得徇匹夫之孝且興慶宮與閭閻相參垣

墻淺露非至所宜居大內深嚴奉迎居之與彼何殊又得杜絕

小人榮感聖聽如此上皇享萬歲之安陛下有三朝之樂 王世文

世子也 唐何傷乎上不聽興慶宮先有馬三百匹輔國矯敕

取之纔留十匹上皇謂高力士曰吾兒為輔國所惑不得終孝矣

輔國又令六軍將士號哭叩頭請迎上皇居西內 唐以大男宮為

西內興慶宮內上泣不應輔國懼會上不豫秋七月丁未輔國矯稱上

詔迎上皇遊西內至睿武門輔國將射生五百騎露刃遮道奏曰

皇帝以興慶宮湫隘迎上皇遷居大內上皇驚幾墮馬高力士厲

聲曰五十年太平天子李輔國何得無禮叱令下馬輔國突轉馬

力士曰翁不解事斬一從者力士呼曰太上皇問諸將士各好在否將士皆納刃再拜呼萬歲力士又叱輔國與己共執上皇馬鞚侍衛如西內居甘露殿輔國帥眾而退上皇執力士手曰徵將軍朕且爲兵死鬼所留侍衛兵纔死老數十人陳元禮高力士及舊宮人皆不得置左右上皇曰興慶宮吾之土地事見二百九卷數以讓皇帝皇帝不受今日之徙亦吾志也是日輔國與六軍大將素服見上請罪此門六軍也上又迫於諸將乃勞之曰南宮西內亦復何事南宮即西內卿等恐小人榮惑防微杜漸以安社稷何所懼也刑部尚書顏真卿首率百寮上表請問上皇起居輔國惡之奏貶蓬州長史梁以漢宗渠縣置安縣後唐置蓬州府廢州以縣屬高化部戶復置蓬州宋白曰因蓬山爲名至京師二千三百六十里東二千五百六十里東癸丑敕天下重輪錢皆當三十如畿內

丙辰高力士流平州王承恩流播州魏悅流涪州陳元禮勒致仕置如仙媛於歸州貞觀三年分置州龍巖縣置巫州京師南三里播州秦安郡郡之南境臨牂牁郡之牂牁縣貞觀九年置郡州十一年置播州京師南四千四百五十里至京師四千九百六十里貞觀十六年開山南道置播州至京師三千四百八十里東都四千二百里貞觀十七年分種歸巴東二縣置歸巴東京師南二千二百八十八里至東都一千八百四十三里王真公主出居王真觀上更遷後宮百餘人貫西內備灑掃令萬安咸安二公主親服驛至東都上皇女四方所獻珍異先薦上皇然上皇日以不懌因不茹葷雜穀浸以成疾上初猶往問安既而上亦有疾但遣人起居其後上稍悔寵惡輔國欲誅之畏其握兵竟猶豫不能決乃士之在巫州既思慕上皇而不得見又自傷其流落見道旁薺菜豐茂而不爲人食感懷而賦詩云長安稱斤賣此閒無人採夷

夏雖有殊氣味終不改 初哥舒翰破吐蕃於臨洮西關磨曠川
於其地置神策軍 會要天寶十三載哥舒翰以前年收九曲蒲以
其地置流陽郡郡內置神策軍去臨洮郡二百
里 及安祿山反軍使成如璆遣其將衛伯玉將千人赴難旣而軍
地淪入吐蕃伯玉留屯於陝界官至右羽林大將軍八月庚午以
伯玉爲神策軍節度使 爲神策軍
運盛張本 丁亥贈諡興王詔曰恭懿太
子 更部尙書東京留守韋陟卒陟自幼風標峻整獨立不羣開
元中居父安石喪以父不得志沒杜門不出者八年與弟斌互相
勸勵探討文典不舍晝夜於時才名之士王維崔顥盧象等常與
唱和遊處宋璟見而歎曰盛德遺範盡在是矣爲洛陽令累遷吏
部侍郎時選人有冒名接腳之病情僞最難窮究陸剛腸疾惡風
彩嚴正凡有瑕可疑者案牘盤詰無不首伏好接引後輩前拂窮

滯如以道義相知恆虛席倒屣迎之其視同列要貴蔑如也故爲
李林甫所惡出爲襄陽太守楊國忠爲相尤忌之百計以傾陷焉
會安祿山反其弟弼爲賊所得國忠欲構陟與賊通謀令吏卒脅
之欲其憂死其所親勸之逃陟慨然曰我家積信於國非一代矣
況素所秉心無負神理命之合理其可逃乎乃堅臥不出上卽位
靈武起爲吳郡太守歷官吏部尙書後進者望風畏忌出爲東京
留守及東京陷陟將率官屬入關詔拜吏部尙書留守如故令
止於永樂不許至京陟早有台輔之望間被李林甫楊國忠之擠
不遂其志及中原兵起天下事殷陟常自謂負經濟之器遭後生
騰謫明主見疑常鬱鬱不快乃歎曰吾道窮於此乎因發病卒
九月甲午置南都於荊州以荊州爲江陵府仍置永平軍團練兵

